

田青著

烽火大鹏湾

海风出版社
HAI FENG PUBLISHING HOUSE



YZLJ0890116211

烽火 大鹏湾

田青著



YZL10890116211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烽火大鹏湾/田青 著. —福州：海风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 - 7 - 80597 - 895 - 6

I. ①烽…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0852 号

烽火大鹏湾

田青 著

责任编辑：熊烨

出版发行：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350001)

出版人：焦红辉

印 刷：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185×260 1/16

印 张：13.75

字 数：260 千字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597 - 895 - 6/I · 182

定 价：30.00 元

老骥千里更奋蹄

——序《烽火大鹏湾》

周思明

《烽火大鹏湾》终于与读者见面了，首先要向田青老师表示祝贺！这是他持之以恒、艰苦面壁、潜心创作结下的文学硕果。接下来，我们要坐下来，好好品尝品尝这颗带着特区泥土味、战争硝烟味、和“田记”汗水味的“三味果”了。

—

年逾古稀原本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然而，田青搞起文学创作来仍是充满激情，豪情万丈！这让我不由想起曹操的那句著名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田青不满于深圳被人形容为“文化沙漠”，从基层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用笔记录变革中的社会面貌，表现特区农村个体的命运，为平常人树碑，替小人物立传。田青是土生土长的坂田人，1996年从坂田集团的工作岗位退休潜心于创作，10年间写下《泥腿大亨》、深圳三部曲（《无情岁月》、《风雨深圳》、《特区少妇》）及《巧碰》、《深圳拳王》、《烽火大鹏湾》等8部中长篇小说。有一年签名售书时，田青对读者说：“觉得不好，你就烧。”田青这么充满自信是有底气的，他的作品均以改革开放给深圳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为大背景，让人内心深处总能感觉到强烈震撼。此外，田青还是全国第一家村办文艺报《坂田文艺》的总编辑。田青作品中的语言相当质朴，从不刻意追求“阳春白雪”，从他笔下走出来的人物都是那些纯朴可爱、有血有肉的“下里巴人”，如《无情岁月》中忍辱负重的古小燕、《特区少妇》中坚毅泼辣的杜红莲、《风雨深圳》中信念执著的张国军等，仿佛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给人一种伸手可及之感，读者很容易融入书中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中。

田青早年家境贫寒，偶尔的机会，让他读到了部长篇小说，这让他做起了作家梦。于是，田间地头，屋舍青灯，都晃动着他读书写作的身影。田青写小说，和

别人有点不一样，别人都是从小到大、从短到长，他却是“野心勃勃”，一步到位：一上来就搞大部头，就写长篇，一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一、二、三、四、五、六（部），纷至沓来，蔚为壮观！且都在他年届花甲之后动笔。以他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据说已经开拍，不幸却因资金出了问题而抛锚。在有胡经之等多位评论家参加的田青作品研讨会上，他的一个坂田老乡笑称他是码很多字的“泥腿大亨”。这很贴切！

田青对创作有着一种近乎冥顽的执着，他以花甲年龄，相继写作出版《泥腿大亨》、《无情岁月》、《特区少妇》、《风雨深圳》、《深圳拳王》等系列长篇，这还不算零星的中短篇。他的小说，弥漫着岭南泥土的芳香。这得益于他对深圳乡土那种“从来也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熟稔。因为长期滚爬在农村，对数十年来特区农村人事变迁，在小说中有着细腻憨朴的演绎：人物是他身边的亲戚朋友、父老乡亲；故事是本乡本土的大事小情；语言则是地道的地方土话、俚语；画面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红土地以及由此转换过来的高楼广场、霓虹车流。《风雨深圳》这部长篇，时间跨度长达 20 多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伪政治年代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记叙着这两个不同时代所特有的观念、人物、故事。它们所投入读者心田的，无论是阴影，也无论是阳光；不管是曲折，也不管是坦途，都不同程度地给我们以触动。有些故事，如逃港者的遭遇和不幸，读后令人感慨。《特区少妇》所描绘的故事，是远至 20、30 年前的往事。这些生活往事对于作者的同时代人是不陌生的，但对于新生代的青少年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谈。像水灾中“地主妹”和右派分子相互搭救，从而生出爱情、遭受磨难的故事；像一位干部救下“黑五类”的遗孤，被当立场问题受到开除处分的事件等，都是曾经发生在岭南边陲的岁月往事。作品从这些岁月往事入手，让主人公从历史烟云中走出来，与改革开放大潮汇合。田青被生活的魅力所感召，用朴实的文字将其记录下来，变成我们手中的长篇巨作。

田青的长篇小说创作，叙说底层事相，秉承大众化写作模式，结构相对单一和传统。小说书写表现特区农村个体的命运，为平常人树碑，替小人物立传，自然真切，文字朴拙，虽无惊艳现代的另类表述，读来却有较强的历史感、民俗感和现场感。当然，按照拉美文学爆炸时期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经验，小说应该有“一种意外的惊异”、“一种改变意识的‘正常’规律的替代行为”，我的看法，田青小说和生活的距离还可以拉得开一些，在戏剧化的整合和语言的历炼上，还可做一些思考。我最欣赏田青对文学的不舍追求，这是值得尊重的。他创作小说，是发自内心的审美冲动，这比那些无病呻吟、去价值化的写作要真诚得多。文学的要素是真诚。在真诚的基础上，当然也需要在叙事技巧、美学整合上提高。田青的创作，与

深圳本地的打工文学、白领文学、青春文学、老板文学等等不同，他应该属于深圳的“山药蛋派”文学。据我所知，他的身后，也确实站着一批洗脚上田的“小山药蛋”们。田青的写作意义，更多的体现在生活的记录与民俗的反映上面。他的文学实践，对农城化以后“都市里的乡村”的新居民群体，尤其具有积极的启蒙示范意义。

二

《烽火大鹏湾》等长篇小说的面世，得力于作者的对抗日战争时期当地农村生活的熟悉。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对数十年来深圳农村的人与事，作者烂熟于心。时光的流逝，观念的更新，地缘的变化，人物命运的更迭，这一切似一股巨大的动力，推动着田青去表现、去反映。他像一位勤奋的渔民，拼尽全力一次次地撒开一张渔网，去捕捞得以进入他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语言等等要素。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他身边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的转换与升华；他作品中的故事，都是几十年来发生在他周围的人事的加工提炼的结果；他作品中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深圳农村泥土气息；他作品中的画面，全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红土地所慷慨无私奉献给他的珍贵“礼品”。再以《风雨深圳》这部长篇为例，其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 20 多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到改革开放的年代，记叙着这些年代所特有的观念、人物、故事。它们所投入读者心田的，无论是阴影，也无论是阳光；不管是曲折，也不管是坦途，都不同程度地给广大读者以深刻的触动。其中的人物，跃然纸上，如在眼前，他们曾经真实地凸现在历史的水面上。有些故事，如逃港者的遭遇和不幸，读后令人为之唏嘘不已，感慨良多。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昔日深圳农村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转型。深圳经济特区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快发展，经济持续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原有的小农经济已被日益发展成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原宝安县农民在时代浪潮的驱动下，迅速地经历了由农村向城市的巨变。这样的农村城市化进程是在特定历史转型期间出现的突变，它不仅使特区内由于历史原因留存的农业人口一次性地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即完成了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变，而且使土地国有化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还将一大批农村集体企业成功地改造成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城市集体股份制企业，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把深圳建设成为外向型、多功能国际性城市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但是，制约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农民的个人身份已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基础上，还必须大力提高他们的科

学文化道德水平，转变风俗习惯，继续完成从农民到市民思想观念转变。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建设了30年，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向提高整体素质、增创新优势转变，基本成为现实。体制的转变、规模的转变不易，而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昔日农民的思想观念，要在几年间彻底更新、改变，更谈何容易！要使昔日的农民走出狭隘的乡土意识区，培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开放、竞争、进取的意识；要使他们坚决摒弃小农经济派生的自私麻木，培育社会主义公德意识、责任意识和民主法制观念要把他们从昔日的落后、愚昧中走出来，使之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追求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要使他们革除陈规陋习，抛弃封建迷信，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大力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新风尚，又怎能不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身在都市里的乡村的田青先生所精心创作的那些以反映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对于实现上述改变，具有默化潜移的作用。它们从一个独特的层面，在帮助政府完成这种转变。本来，文艺对于改变人生、推进社会文明健康发展，就有着它不可磨灭的功劳。相信作者身边的人们读过它的长篇小说之后，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不同于生活。它可以高于、低于、或等同于生活。在我看来，《烽火大鹏湾》等长篇小说，抽取特定时期深圳本土生动典型的人物、故事，进行必要的升华与概括，作品的场面是多样的，语言是朴实的，细节是真实的。这些作品，使我联想到柳青、刘绍棠、浩然等前辈著名作家的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对农村长篇小说创作的毅力、执着等方面，田青先生有意向前辈老作家学习，在自己的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提高着，这是应予肯定的。

三

长篇小说《烽火大鹏湾》中所描绘的故事，属于抗战时期往事。这些生活往事对于作者同龄人是不陌生的，但对于晚生代的青少年来说，则无异于天方夜谈。作品从这些令人难忘的事件入手，让主人公身负沉重的历史灾难走来。这是发生在深圳农村的故事。田青注意到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把它们装进自己作品的框架内。综观田青的长篇小说，贴近深圳农村现实，较好地把握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也秉承大众化写作的模式，文字朴实无华，甚至“土里土气”；小说结构没有刻意设计什么“现代主义”手法，走的是一种老老实实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套路；其作品的情节设计也是单线条的，这与作者的为人、文化素养不无关系，但这样倒也与作品所反映的审美对象一拍即合。他的长篇小说，可说是一串能随意悬挂在任何地方的

风铃，不求典雅、高深、却可以在原野的爽风中自由鸣唱。作者就像一位勤恳的长者，于田间地头或者老榕树下，从容不迫地打开话匣子，边斟着功夫茶，边向人们讲述着他所经历的《风雨深圳》，他所走过的《无情岁月》，以及他所熟知的《特区少妇》。这是一个个关于深圳农村中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的故事。从他（她）们身上，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一种岁月。日夜不息的特区农村变革的潮汐，经过作者的思考沉淀之后，终于又复以小说文本的形式鸣响涌动；它虽不壮丽多姿，却也能荡涤某些陈规陋习和污泥浊水，予人以一片清涼洁净的精神世界。

梅花香自苦寒来。田青出生在坂田杨美村一个贫穷家庭。父亲因病早逝，母亲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在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中，客家山歌以其独有的魅力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田青的母亲虽然一字不识，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客家女却天生有一副百灵鸟般清脆婉转的嗓音。那时正遇日本鬼子侵略岭南这块沃土，勤劳的母亲既要让几个孩子吃饱饭，一遇飞机轰炸，又要背上背着手抱着孩子四处躲藏，可想而知，日子过得是何等的艰难。但生性乐观的母亲血液中饱含对生命的热爱，只要一有空闲，便扯起嗓子唱起那一首首动听的客家山歌。田青就是在母亲的歌声中度过那苦难而又充满着诗意的童年。相对于母亲的那辈人，母亲是有远见卓识的。无论家里的生活多么艰难，培养儿子读书是她最大的心愿。正是靠母亲的节衣缩食，挑柴卖草，田青才顺利地读完了初中，毕业后进入原宝安县做了一名公安人员。由于有一定文化，他成了原《宝安报》的通讯员。在学校时，田青爱好看小说，平时写一些随感类的小文章很是信手拈来，但及至真的做了通讯员时，他才感到文章并非像吹糖人那样简单。书到用时方恨少，田青抱来上学时的课本猛啃，终于考上了原东莞师范学校。田青酷爱文学，中外文学名著码在课桌和床头上，特别是苏联的文学名著被他翻了个稀巴烂。自古好事多磨，两年后，田青由于犯了严重的头痛病，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坂田村，做了人民公社的一名社员。

田青担任了生产队长。这个生产队长不好当。那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辛苦，当队长的田青更苦不堪言。他凌晨3点多钟就要起床，将那面挂在村头的破铜锣敲得“叮当”作响，早早地催大家起床做饭准备插秧或割稻。农田缺少肥料，人尿就是最好不过的东西。只要打听到哪个单位或工厂有“货源”，田青就带上全村男女老少翻山越岭，挑着尿桶在大街上“尿儿尿儿”地叫着，惟恐有尿卖的人家听不到叫唤似的。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村掀起了蓬蓬勃勃的造河改道运动，群众的积极性非常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原本就喜欢写写画画的田青拿起了笔，把发生在身边的感人事迹写成通讯。1958年，他写的一篇反映坂田村人民改天换地多奇志的通讯上了当时的《宝安报》的头版头条。这是田青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稿酬是1元钱，他买了4包“丰收”牌香烟请了一回客。从那以

后，田青写文章的劲头更足，不仅是通讯稿，有时也尝试写一些文艺作品。1972年，田青被宝安县文联抽调去创作反映阶级斗争的小说《木棉湾》（约20万字），后来，这次创作活动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半途而废了。然而，田青创作的激情却没有减退，他的作家梦就是在那个时候立下的！进入改革开放后，坂田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擅于与人打交道的田青被村委委以村贸易开发公司洽谈部部长一职。由于所处的特殊位置，田青见证了深圳的发展史，亲身感受到这块土地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在与各种人的交往中，田青更以自己独特的文学眼光观察着人们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中表现出的惊喜、躁动以及人性中闪现的美丑善恶，加上自身的感悟和认识，他都要在睡觉前记录下来，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只可惜几十年公务缠身，田青一直抽不出时间进行创作，但作家梦一直萦绕在他心中。“《无情岁月》把我当年的经历写出来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前不久，深圳坂田本土作家田青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当地召开，原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苏曼华对这位“古稀作家”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无论在坂田街道的什么社区，打听作家田青都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自他1996年退休后专写深圳本土小说以来，已为父老乡亲所熟知。如今，田青已出版《泥腿大亨》、《无情岁月》、《特区少妇》、《风雨深圳》等近八部中、长篇小说，被坂田人誉为“本土文化的骄傲”。为什么专门写深圳本土题材？田青在研讨会现场解释说，他以前是基层干部，“对深圳农村的情形了如指掌”，目睹改革开放30年深圳硕果丰硕，而反映农村情况的文学作品稀少，于是就想以真实的深圳农村生活为背景创作小说，“为深圳的农村人增光！”“老作家少，高龄且高产的作家更少，这样的本土作家少之又少！”深圳作协副主席南翔说，田青本土小说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将南粤乡村俚语巧妙地融进了人物言行中，不仅真实自然，而且“流畅得连外地人都能看懂”。笑称“一口气看完《风雨深圳》”的深圳大学博士生导师胡经之认为，田青“本土作家写本土”，因为有生活底子，塑造的本土人物特别真实，不像外来作家写得“太宏观、太抽象”。我以为，长篇小说《烽火大鹏湾》同样具备上述美学质地。

四

创作《烽火大鹏湾》等8部长篇的田青老师，本可以功成名就、偃旗息鼓。难能可贵的是，他快马加鞭未下鞍，没有躺在他的“田青山居”安乐椅上享受荣华，品味成功，而是仿效乡土作家浩然，挑起了文学园地浇花人的重担。在坂田村村长刘日兴同志的支持下，他挑头在坂田杨美村办起坂田文化发展中心，下辖“荔园”画院、《坂田文艺报》两个文化阵地，旨在提高家乡人民的文化素质和艺术品位。

他请来著名书画家李士侶在“荔园”画院作艺术指导，教导坂田及邻村的书画爱好者。在坂田 10 余万外来工中有不少很有潜质的文学青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仍然痴迷于文学。如何培养和造就这些热爱文学的外来工，是田青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坂田文艺》却让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2000 年 3 月，田青被村委委派以《坂田文艺》主编的重担。刚开始的那阵子，田青简直忙得不可开交，从筹划到招聘人员，从组稿到编辑，从印刷到发行……事无巨细，每件事他都要亲力亲为。毕竟是 60 多岁的人了，有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心疼他的妻子看他一整天都没个空闲，偶尔也会笑着问他何苦来着，田青不置可否，仍然埋头在堆成山一样的书稿中。经过两年努力，《坂田文艺》这张村级小报被田青“打扮”得卓尔不凡：铜版彩印显出大家气势；众多的栏目令人大饱眼福；短小精悍的文章让人爱不释手……这张精致的小报吸引了深圳、广州等地不少专业作家的眼球，他们纷纷寄来自己心爱的作品。更值得称道的是，《坂田文艺》固定作者达 100 多人，分别来自深圳六区以及惠州、东莞、广州，还有少数来自外省。作者多了，对报人来说，既是个幸事，又是个推也推不脱的苦差。一批批的作者前来讨教，田青的家时常是宾客盈门。到了双休或节假日，工厂的文学青年几乎都要把田青的家挤爆，但他不但不烦，且总是很高兴地一边耐心地指导，一边吩咐贤惠的妻子好饭好菜地款待。

谈到田青，从西北退伍来深圳打工的川籍文学青年申志感触颇深。意气风发的他来深圳后爱上了文学。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田青把他聘到《坂田文艺》做编辑，吃住都在自己的家里，解决了他的生活困难。在业务上，田青不但亲手教他审稿编稿，而且还指导他如何写作。一年多的时间里，申志的文学水平提高得相当快，先后发表 100 多篇文学作品。后来申志被市内的一家杂志聘为编辑，如今坐在写字楼里办公的他再也不用为衣食无着而忧心忡忡了。离开《坂田文艺》那天，他紧紧地拉着田老师的手泣不成声。另一个拜在田青门下的河源籍女青年廖瑞兰，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田青从最初级的知识教起，慢慢扶她蹒跚在文学的曲折之路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小廖逐渐成熟，如今她不但电脑用得得心应手，而且还能独立完成报纸的编辑工作。还有蒋炎炜、叶逍遥、杜红艳等一大批爱好文学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都在田青的指导下，开始在各级报刊上发表文章。原广东省文学院副院长、国家一级作家沈仁康欣然为这张报纸题词：希望坂田的文化发展，犹如坂田的经济建设，有神话般的奇迹！每当布吉镇坂田村那份 16 开铜版彩印小报面世的时候，坂田村民和附近的许多外来工都特别兴奋；而对于一位 66 岁的本地老人来说，这更是一件让他快活无比的事情。现在，在金融危机的威逼之下，《坂田文艺》因故停刊，但它却在坂田村民和许多外来工、乃至深圳人心目中成为了一份永远的温馨记忆。

拉拉杂杂，讲的不少。现在，简要论说一下长篇小说《烽火大鹏湾》，算是回到主题。这部作品，以一九三八年抗战时期日军在广东的大亚湾登陆，直逼惠州、增城、广州为历史背景。当时，广东人民因此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力挫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我党委派，曾生同志速回其故乡——深圳大鹏湾，组建抗日武装队伍。于是，一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抗日游击队，在东江大地上蓬勃发展壮大，这支队伍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匪兵艰难困苦的对峙中，在曾生、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的指挥下，经过无数次激烈战斗，解放了广东半壁山河，建立了东、宝、惠、博、海陆丰等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涌现了无数英雄儿女：黄成勇、刘黑仔、彭国民、薛国兵、凌香君、苏玉兰等，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感人肺腑。至于这部长篇的语言、手法、技术等等审美元素，我想不必多说，前边已经有详尽的分析和介绍，读者诸君自可抽空慢慢品味，当会得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最后，请允许我以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的咏牛诗作《老黄牛》结束本文，以表本人对田青先生的致敬：块块荒田水和泥，深翻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是为序。

注：周思明，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录

老骥千里更奋蹄	1	十四 惨绝人寰	58
——序《烽火大鹏湾》 / 周思明		十五 走日本仔	62
- 茫茫黑夜	1	十六 陈福妙计	66
二 生灵涂炭	5	十七 东移路上	70
三 村灭人亡	9	十八 家仇国恨	73
四 初显神威	16	十九 有锅无米	77
五 优待战俘	19	二十 曾生历险	81
六 灭绝人性	23	二十一 落入魔爪	84
七 杀人魔鬼	27	二十二 母子陪葬	89
八 都是神仙	31	二十三 当机立断	93
九 化险为夷	35	二十四 他还活着	96
十 死在魔窟	40	二十五 找地下党	101
十一 麒麟斗智	44	二十六 春娇变心	104
十二 豺狼挡道	50	二十七 仇人相见	107
十三 两情难舍	55	二十八 就地枪决	112

目录

二十九 战友情笃	115	四十一 落入魔窟	163
三十 彭凌联婚	119	四十二 曾生扶棺	168
三十一 春娇出走	122	四十三 威震南疆	172
三十二 灭顶之灾	126	四十四 杀一儆百	176
三十三 东移错误	130	四十五 敌进我退	181
三十四 夜袭碉楼	134	四十六 曾生还乡	184
三十五 大闹香港	138	四十七 文化精英	189
三十六 夫妻相会	142	四十八 如鱼得水	192
三十七 诱敌歼之	147	四十九 克尔中尉	197
三十八 人道主义	151	五十 海上歼敌	201
三十九 鬼子进村	155	五十一 东进序曲	204
四十 大岭山见	160	后记	209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广东的大亚湾登陆，直逼惠州、增城、广州。广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阻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党派曾生同志从香港速回他的故乡——深圳大鹏湾组建抗日武装。一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抗日游击队在东江大地上蓬勃发展壮大，这支队伍在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匪兵的夹缝中艰难困苦地战斗中成长，在曾生、林平、王作尧、杨康华、梁鸿钧、邬强等优秀指挥员的直接指挥下，经过无数次的激烈战斗，解放了广东半壁山河，建立了东、宝、惠、博、海陆丰等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儿女：黄成勇、刘黑仔、彭国民、薛国兵、凌香君、苏玉兰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感人肺腑，故事由此慢慢展开。

一、茫茫黑夜

深圳大鹏湾的早晨，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太平洋茫茫的大浪缓缓地往深海里退去，海湾里凸现一片岩石。一个脸儿黝黑，高挑而健壮的年轻人站在石上垂钓，他的名字叫黄成勇。

海边钓鱼石上企，
钓标沉水哥唔知，
去年中秋明月夜，
哥妹俩人订终身。

黄成勇回首一望，山坡上一个美如仙女的姑娘，头戴着凉帽，身穿淡蓝色的衣裳，脸儿红扑扑的，十足一个客家妹子，她坐在牛背上引吭高歌。客家妹子是四和村人，名叫薛春娇，人不但长得靓，还是个山歌能手，方圆八里外的小伙子提起薛春娇半夜发梦也甜滋滋的，向她求婚的小伙子像蜜蜂采花天天来往不绝，她却偏偏看上邻村凤尾村的黄成勇。黄成勇的村子处在山旮旯里，只有十户人家。然而，黄成勇家贫如洗，连一斗米的过礼也拿不出，直把婚期延到今天。黄成勇呆站片刻，顿觉手沉沉的，一看钓标不见了，手执的竿儿成了一把弯弓，黄成勇提也提不动。

“阿娇，快快下来帮忙，我钓上一条大鱼拿不动啊！”黄成勇双手握紧钓竿回首高叫着。

山坡上的薛春娇一听跳下牛背，牛也不顾的直往海湾跑去，跑呀跳的，晨风呼呼，凉爽爽的，头上的凉帽掉了也不顾，风儿吹起她那淡蓝色的衣衫显得更加娇



美，纤纤玉手，娥眉秀脸，绰约风姿，黄成勇看得却忘了情，手执的钓竿一松，鱼儿拖着钓竿往深海里漂去。

“阿勇，鱼咧？”薛春娇一到望着呆雁似的黄成勇说。

黄成勇如梦初醒，看着海面上的钓竿漂啊漂的，心一急，他二话没说，“嘭”的一声跃入海里，一个鲤鱼翻身不见影子了。

“阿勇啊！你要小心啊！”薛春娇站在岩石上狂呼着。

许久，黄成勇才在钓竿漂动的水面突现出来，他一手把钓竿握住往回游来，游到薛春娇站着的岩石下，他想潜入水底去抓那钓上的鱼儿，但手上的钓竿又不能放下。

“阿勇，把钓竿递给我。”黄成勇正在两难时，站在石上的薛春娇伸下手来说。

黄成勇把钓竿递给薛春娇拿住，他一纵身潜入水底去，一会儿冒出水面，两脚踏水，双手托起一条白鲜鲜的足有二十斤的大鱼，他托着鱼儿欲往石上攀爬，然而石块大而圆滑的没有一处可攀得住的地方。岸上的薛春娇握着钓竿一拉断成两截，黄成勇双手托着鱼儿又攀不上去，他举着大鱼往薛春娇送，薛春娇两脚一滑，“哎呀”一声惊呼着往海里掉去，黄成勇张开双手接住薛春娇，手里的大鱼一遛烟儿不知去向了。薛春娇吓昏了胆儿，她紧紧地把黄成勇抱住。她感到黄成勇是活命的支柱，任由黄成勇抱住她那柔嫩的腰肢。然而，黄成勇两手托住薛春娇那圆溜溜的屁股慢慢往上送，薛春娇弯着腰去双手托着黄成勇甜笑的脸儿情不住禁地给他一吻。

“真可惜。”黄成勇说。

“可惜什么？”薛春娇说。

“失去了一条大鱼。”黄成勇憨笑着说。

“抱了一个美男子，我才不可惜咧！我俩结婚的事，妈妈催得很紧哩。”薛春娇说。

“我爸爸已给我俩拣了个良辰吉日，冬至前三天，是我俩结婚的喜日子。”黄成勇说。

“突突突……”顿时海面上传来一阵阵扣人心弦的隆隆声，两人惊恐地往海面上望去，一列列战船“轰隆隆”的往海岸箭一般的驶来。战船上飘着太阳旗，日本鬼子站在战船上像狼嚎虎啸，架起百门大炮向着大鹏湾畔的村庄农舍猛射，炮弹在头顶飞啸，刹那间海滩一片死寂。“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弹落在他俩的近旁炸开了，山崩海裂，巨浪把他俩抛上半空，两人分开掉入深海里。黄成勇冒出水面一看不见了薛春娇，他张口狂呼猛扑。炮声隆隆，狂涛拍岸，海啸把他的呼唤声淹没了。黄成勇啊！你生来就是苦命，还没吮上妈妈一滴乳汁，妈妈就咽了气；爸爸一把屎一把尿的带着呱呱堕地的你，啃树皮吃草根把你拉大。爸爸背着你去种田，爸

爸背着你去逃难，流落在这海滩上。爸爸一边打鱼一边种地，节衣缩食送你上学。你聪明，你好学，见啥做啥，不辞劳苦，手勤脚快，很得老师喜爱，先生不要你的学费，还经常资助你的家庭，使你读完了小学。在这时能有这样的学历真不简单，你成了村上的秀才。你写得一笔好字，红白喜事少不了你，人人敬重你，姑娘都想找你成亲。但因家贫从不敢去攀亲求故。薛春娇爱上你真是有缘，她是个难得的好女仔，还没有嫁过来就经常去你家帮工，还带来好吃好穿的给你。现在她沉入海底去了，大海茫茫，你去哪里找这样的一个好娇妻啊！不，她还没享上妻子的名份，就这样死在海里。黄成勇悲痛欲绝，他恨那日本侵略者，把他的亲人葬入海里。他不是叫，而是哭，他哭着呼唤春娇的名字。他扑浪，他蹈海，一个大浪冲天而来，随着巨浪卷来一件物体，黄成勇一看猛扑上去把她抱住。

“天呀！你真够感情，把我的春娇送回来。”黄成勇抱着薛春娇泪流满脸的默念着。

天上机声轰鸣，海上炮火狂啸，大鹏湾的岸畔成了一片火海，树木在燃烧，房屋在倒塌。黄成勇抱住薛春娇往岸边游去，好不容易爬上岸边一看，薛春娇已奄奄一息了。

“春娇啊！你睁眼看看我啊！”黄成勇放声悲哭了。他抱着薛春娇边哭边往山坡上跑，跑到山坡上，春娇放牧的牛儿还在吃着青草。他听人说救溺水者把他搭在牛背上跑，跑呀跑的，可以把肚里的水挤出来，溺水而死的人可以救活。黄成勇没多想，他把死了的薛春娇搭在牛背上，赶起牛跑啊跑！大炮在海上打来，他赶着牛儿往薛春娇的村里跑，跑到半山坡，薛春娇“喔”的一声吐出一肚苦水，黄成勇把牛勒住，把薛春娇抱在怀里，托着薛春娇的脸儿一看，伸着嘴唇舔舔薛春娇的鼻孔，吻吻她的唇儿。

“她还活着！她还活着！”黄成勇心里又悲又喜。

“牛牛牛……”薛春娇喃喃自语。

“阿娇，牛在你身旁，有我在不用怕，我俩生死也要在一起。”黄成勇滴着泪说。

“我走不动啊！”薛春娇抱住黄成勇说，“牛是我家的命根子啊！没了它全家活不了啊！”

“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和牛送回你的家去。”黄成勇说罢把薛春娇又放在牛背上，他一手扶住薛春娇一手牵着缰绳赶着牛儿跑。

炸弹在空中飞啸着，“砰砰砰”的落在山坡上开了花。逃难的农民直往山背跑，孩儿哭，妈妈叫，爸爸背着儿子跑，老的顾不了丢在路上。“砰砰砰”，农舍倒塌，山崩地裂……黄成勇赶着牛儿望着四处“轰隆隆”的炮声竟不知往哪儿跑了，“吁”